

通鑑總類

二十八

事神門

姚秦立符堅像以求禱

東晉太元十四年後秦主苻萇以符秦戰屢勝謂得秦王堅之神助亦於軍中立堅像而禱之曰臣兄襄敕臣復讎新平之禍臣行襄之命非臣罪也且陛下命臣以龍驤建業臣敢違之今為陛下立像陛下勿追計臣過也秦主登升樓遙謂萇曰為臣弑君而立像求福庸有益乎萇以戰未有利軍中每夜數驚乃斬像首以送秦

宋太子劭事嚴道育為天師

元嘉二十九年年初潘淑妃生始興王濬元皇后性妬以淑妃有寵於文帝恚恨而殂淑妃專恣內政由是太子劭深惡淑

妃及濬濬懼為將來之禍乃曲意事劭劭更與之善吳興巫嚴道育自言能辟邪服食役使鬼物因東陽公主婢王鸚鵡出入王家道育謂王曰神將有符賜主王夜卧見流光若螢飛入書笥問視得二青珠由是主與劭濬皆信惑之劭濬並多過失數為文帝所詰責使道育祈請欲令過不上聞道育曰我已為上天陳請必不泄露劭等敬事之號曰天師其後遂共為巫蠱琢玉為上形像埋於含章殿前陳慶國具以其事白文帝文帝大驚即遣收鸚鵡封籍其家得劭濬書數言紙皆呪詛巫蠱之言又得所埋玉人命有司窮治其事道育亡命捕之不獲

唐狄仁傑奏焚吳楚淫祠

垂拱四年冬官侍郎狄仁傑以吳楚多淫祠奏焚其一千七百餘所獨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

南漢張遇賢以事神為賊主

後晉天福七年有神降於博羅縣民家與人言而不見其形問闔人往占吉凶多驗縣吏張遇賢事之甚謹時循州盜賊羣起莫相統一賊帥共禱于神神大言曰張遇賢當為汝主於是羣帥共奉遇賢稱中天八國王改元永樂置百官攻掠海隅遇賢年少無它方略諸將但告進退而已南漢主以越王弘昌為都統循王弘杲為副以討之戰于錢帛館漢兵不利二王皆為賊所圍指揮使陳道庠等力戰救之得免東方州縣多為遇賢所陷

張遇賢聽神言以取虔州

八年南漢指揮使萬景忻敗張遇賢於循州遇賢告于神神曰取虔州則大事可成遇賢帥眾踰嶺趣虔州南唐百勝節度使賈匡浩不為備遇賢眾十餘萬攻陷諸縣再敗州兵城門晝閉遇賢作宮室營署于白雲洞將四出剽掠

張遇賢以禱神無驗取敗

南唐主遣洪州營屯都虞候嚴恩將兵討張遇賢以通事舍人邊鎬為監軍鎬用虔州人白昌裕為謀主擊張遇賢屢破之遇賢禱於神神不復言其徒大懼昌裕勸鎬伐木開道出其營後襲之遇賢奔眾奔別將李台台知神無驗執遇賢以降斬於金陵市

奉道門

東晉王凝之以奉道為孫恩所殺

隆安三年孫恩因民心騷動自海島攻會稽會稽內史王凝之世奉天師道不出兵亦不設備日於道室稽顙跪呪官屬請出兵討恩凝之曰我已請大道借鬼兵守諸津要各數萬賊不足憂也及恩漸近乃聽出兵恩已至郡下陷會稽凝之出走恩執而殺之并其諸子

北魏崔浩師事寇謙之

宋景平元年魏左光祿大夫崔浩研精經術練習制度凡朝廷禮儀軍國書詔無不關掌浩不好老莊之書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肯為敗灑之書以亂先王

通鑑總類卷十四

奉道門四十

祥

之治乎尤不信佛灑曰何為事此胡神及世祖即位左右多毀之世祖不得已命浩以公歸第既歸第因脩服食養性之術初嵩山道士寇謙之修張道陵之術自言嘗遇老子降命謙之繼道陵為天師授以辟穀輕身之術及科戒二十卷使謙之清整道教又遇神人李譜文云老子之玄孫也授以圖真經六十餘卷使之輔佐北方太平真君出天宮靜輪之灑其中數篇李君之手筆也謙之奉其書獻於魏王朝野多未之信崔浩獨師事之從受其術且上書質明其事曰臣聞聖王受命必有天應河圖洛書皆寄言於蟲獸之文未若今日人神接對手筆粲然辭旨深妙自古無比豈可以世俗常慮而忽上靈之命臣竊懼之世祖欣然從之詔者奉玉帛牲牢祭

嵩嶽迎致謙之弟子在山中者以崇奉天師顯揚新灋宣布天下起天師道場於平城之東南重壇五層給道士百二十人衣食每月設厨會數千人

寇謙之勸魏主作靜輪宮

宋元嘉十九年北魏世祖備灋駕詣道壇受符錄旗幟盡青自是每帝即位皆受錄謙之又奏作靜輪宮必令其高不聞雞犬欲以上接天神崔浩勸世祖爲之功費萬計經年不成太子晃諫曰天人道殊卑高定分不可相接理在必然今虛耗府庫疲弊百姓爲無益之事將安用之必如謙之所言請因東山萬仞之高爲功差易世祖不從

唐高宗拜道士潘師正

永隆元年高宗幸汝州之温湯幸嵩山處士田遊巖所居幸道士潘師正所居高宗及天后太子皆拜之

虛無門

魏何晏等尚虛無以成俗

嘉平元年何晏性自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尤好老莊之書與夏侯玄荀粲及山陽王弼之徒競爲清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爲聖人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爭慕效之遂成風流不可復制焉

晉裴頠著崇有論釋虛無之感

元康七年初何晏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賢者恃以成德故無之爲用無爵而貴矣王衍之徒皆愛重之由是朝廷士大夫皆以浮誕爲美弛廢職業裴頠著崇有論以

釋其蔽曰夫利欲可損而未可絕有也事務可節而未可全無也蓋有飾爲高談之具者深列有形之累盛稱空無之美形器之累有徵空無之義難檢辯巧之文可悅似象之言足惑衆聽眩焉溺其成說雖頗有異此心者辭不獲濟屈於所習因謂虛無之理誠不可蓋一唱百和往而不反遂薄綜世之務賤功利之用高浮游之業卑經實之賢人情所徇名利從之於是文者衍其辭訥者贊其旨立言藉於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職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砥礪之風彌以陵遲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禮忽容止之表瀆長幼之序混貴賤之級甚者至於裸裎褻慢無所不至士行又虧矣夫萬物之有形者雖生於無然生以有爲已分則無

是有之所遺者也故養既化之有非無用之所能全也治既
有之衆非無爲之所能脩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然
不可謂心爲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然不可謂匠
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淵之鱗非偃息之所能獲也隕高墉之
禽非靜拱之所能捷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
於已有之群生哉然習俗已成頽論亦不能救也

祥瑞門

漢光武不受郡國祥瑞

中元元年京師醴泉涌出又有赤草生於水崖郡國頻上甘露羣臣奏言靈物仍降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光武不納常自謙無德每郡國所上輒抑而不當故史官罕得記焉

明帝因出寶鼎抑虛譽

永平六年王雒山出寶鼎獻之詔曰祥瑞之降以應有德方今政化多僻何以致茲易曰鼎象三公豈公卿奉職得其理邪其賜三公帛五十匹九卿二千石半之先帝詔書禁人上事言聖而間者章奏頗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示不為諂子虫也

四十一

通鑑總類卷十四

祥瑞門四十四

中

何敞惡四方屢言嘉瑞

章和元年詔以瑞物仍集改元章和是時京師四方屢有嘉瑞前後數百千言事者咸以為美而太尉掾何敞獨惡之謂宋由表安曰夫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今異鳥翔於殿屋怪草生於庭際不可不察由安懼不敢荅

唐檀抑劉祇言芝草之瑞

元初六年豫章有芝草生太守劉祇欲上之以問郡人唐檀檀曰方今外戚豪盛君道微弱斯豈嘉瑞乎祇乃止

巴部採戲言為黃龍之見

永康元年巴部言黃龍見初郡人欲就池浴見池水濁因戲相恐此中有黃龍遂行民間太守欲以為美故上之郡吏

傳堅諫曰此走卒戲語耳太守不聽

吳人以言祥瑞為筐篚中物

晉泰始九年吳人多言祥瑞者吳主以問侍中韋昭昭曰此家人筐篚中物耳

吳陳訓以青蓋入洛非吉祥

咸寧二年吳人或言於吳主曰臨平湖自漢末歲塞長老言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近無故忽更開通此天下當太平青蓋入洛之祥也吳主以問奉禁都尉陳訓對曰臣止能望氣不能達湖之開塞退而告其友曰青蓋入洛者將有銜璧之事非吉祥也或獻小石刻皇帝字云得於湖邊吳主大赦改元天璽

吳以鬼目曰芝草買菜曰平慮草

五年吳有鬼目菜生工人黃者家有買菜生工人吳平家東觀案圖書名鬼目曰芝草買菜曰平慮草吳主以者為侍芝郎平為平慮郎皆銀印青綬

北魏崔光言芝草不宜生於太極殿

梁天監四年魏有芝生於太極殿之西序魏世宗以示侍中崔光光上表以為此莊子所謂氣蒸成菌者也柔脆之物生於墟落穢濕之地不當生於殿堂高華之處今忽有之厥狀扶踈誠足異也夫野木生朝野鳥入廟古人皆以為敗亡之象故太戊中宗懼災修德殷道以昌所謂家利而怪先國興而妖豫者也今西南二方兵革未息郊甸之內大旱踰時民

勞物悴莫此之甚承天育民者所宜矜恤伏願陛下側躬聳意惟新聖道節夜飲之樂養方富之年則魏祚可以永隆皇壽等於山岳矣於是世宗好宴樂故光言及之

北周高祖焚九尾狐骨

陳太建九年鄭州獲九尾狐已死獻其骨周主曰瑞應之來必彰有德若五品時敘四海和平乃能致此今無其時恐非實錄命焚之

唐太宗以祥瑞在得人

貞觀二年太宗曰比見群臣屢上表賀祥瑞夫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為堯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為桀紂後魏之世吏焚連理木煮白雉而食之豈足為至治乎詔自今大瑞聽表聞自外諸瑞申所司而已嘗有白鵲構巢於寢殿槐上令歡如腰鼓左右稱賀太宗曰我常笑隋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縱鵲於野外

馮元常言瑞石之詐被黜責

光宅元年初馮元常嘗密言中宮威權太重宜稍抑損高宗雖不能用深以其言為然及天后稱制四方爭言符瑞嵩陽令樊文獻瑞石天后命於朝堂示百官元常奏言狀涉諂詐不可誣罔天下天后不悅出為隴州刺史

俞文俊因諫慶山流嶺外

垂拱二年雍州言新豐縣東南有山踊出改新豐為慶山縣四方畢賀江陵人俞文俊上書天氣不和而寒暑併人氣不

和而疣贅生地氣不和而埏阜出今陛下以女王處陽位反
易剛柔故地氣塞隔而一變變為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為非
慶也臣愚以為宜側身脩德以答天譴不然殃禍至矣天后
怒流於嶺外後為六道使所殺

李昭德屢抑獻祥瑞

長壽元年天后好祥瑞有獻白石赤文者執政詰其異對曰
以其赤心李昭德怒曰此石赤心它石盡反邪左右皆笑襄
州人胡慶以丹漆書龜腹曰天子萬萬年詣闕獻之昭德以
刀刮盡奏請付法天后曰此心亦無惡命釋之天后習猫使
與鸚鵡共處出示百官傳觀未遍猫飢搏鸚鵡食之天后甚
慙

杜景儉不以秋梨花為瑞

延載元年天后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宰相皆以為瑞杜景
儉獨曰今草木黃落而此更發榮陰陽不時咎在臣等因拜
謝天后曰卿真宰相也

薛謙光獻鼎銘為明皇受命之符

開元二年太子賓客薛謙光獻武后所製豫州鼎銘其末云
上玄降鑒方建隆基以為明皇受命之符姚崇表賀且請宣
示史官頒告中外 臣光曰日食不驗太史之過也而君
臣相賀是誣天也采偶然之文以為符命小臣之諂也而宰
相因而實之是侮其君也上誣於天下侮其君以明皇之明
姚崇之賢猶不免於是豈不惜哉

明皇故州縣母得奏祥瑞

十三年明皇諫

秋不書祥瑞惟記有年敕自今州

縣母得更奏祥瑞

韓滉等誣奏瑞鹽生

大曆十二年先是秋霖河中府池鹽多敗韓滉恐鹽戶減稅奏兩雖多不害鹽仍有瑞鹽生代宗遣蔣鎮往視之蔣鎮還奏瑞鹽實如韓滉所言仍上表賀請宣付史臣并置神祠錫以嘉名代宗從之賜號寶應靈慶池時人醜之

崔祐甫以猫鼠同乳為妖

十三年隴右節度使朱泚獻猫鼠同乳不相害者以為瑞常衮帥百官稱賀中書舍人崔祐甫獨不賀曰物反常為妖猫捕鼠乃其職也今同乳妖也何乃賀為宜戒法吏之不察奸邊吏之不禦寇者以承天意代宗嘉之

德宗却李鷄上慶雲圖

十四年澤州刺史李鷄上慶雲圖朕以時和年豐為嘉祥以進賢顯忠為良瑞如卿雲靈芝珍禽奇獸怪草異木何益於人布告天下自今有此無得上獻

憲宗不受毛龜之獻

永貞元年荆南獻毛龜二憲宗曰朕所寶惟賢嘉禾神芝皆虛美耳所以春秋不書祥瑞自今凡有嘉瑞但準令申有司勿復以聞及珍禽奇獸皆毋得獻

文宗以時和年豐為上瑞

開成三年初大禾

上宗為鳳翔節度使不詔沙汰僧尼

時有五色雲見于岐山近瀆明寺民間訛言佛骨降祥以僧尼不安之故監軍欲奏之悰曰雲物變色何常之有未幾獲白兔監軍又欲奏之曰此西方之瑞也悰曰野獸未馴且宜畜之旬日而斃監軍不悅獨畫圖獻之及鄭注代悰鎮鳳翔奏紫雲見又獻白雉是歲八月有甘露降於紫宸殿前櫻桃之上百官稱賀其十一月遂有金吾甘露之變及悰為工部尚書河中奏騶虞見百官稱賀文宗謂悰曰李訓鄭注皆因瑞以售其亂乃知瑞物非國之慶對曰昔河出圖伏羲以畫八卦洛出書大禹以敘九疇皆有益於人故足尚也至於禽獸草木之瑞河時無之劉聰桀逆黃龍三見石季龍暴虐得蒼麟十六白鹿七以駕芝蓋以是觀之瑞豈在德願陛下專以百姓富安為國慶自餘不足取也文宗善之它日謂宰相曰時和年豐宜為上瑞嘉禾靈芝誠何益於事宰相因言春秋記災異以儆人君而不書祥瑞用此故也詔諸道有瑞皆無得以聞

後梁太祖責宋州獻瑞麥

開平四年宋州節度使衡王友諒獻瑞麥一莖三穗太祖曰豐年為上瑞今宋州大水安用此為詔除本縣令名遣使詰責友諒以充海留後惠王友能代為宋州留後

漢書 使外親上變事獲罪

初元二年元帝復徵周堪劉更生欲以為諫大夫弘恭石顯白皆以為中郎元帝器重蕭望之不已欲倚以為相恭顯及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地震殆為恭等不為三獨夫動臣愚以為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門開災異之原塞矣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為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免為庶人

于定國等俱以災異乞骸骨

永光元年隕霜殺稼天下大饑丞相于定國大司馬車騎將

○三十一

通鑑總類卷十四

災異門五十

軍史高御史大夫薛廣德俱以災異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太子太傅

王音言飛雉之變

鴻嘉二年博士行大射禮有飛雉集于庭歷階登堂而雉後雉又集大常宗正丞相御史大夫車騎將軍之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屋上車騎將軍王音等上言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謹告人君甚微而著今雉以博士行禮之日大衆聚會飛集於庭歷階登堂經歷三公之府太常宗正典宗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宮雖人道相戒何以過是後成帝使中常侍鼂闕詔音曰聞捕得雉毛羽頗摧折類拘執者得無人為之音復對曰陛下安得二國之語不知誰王為佞譎之計誣亂聖德如

此者今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日駕車而出外有微行之
害內有疾病之憂皇天數見災異欲人變更終已不改天尚
不能感動陛下臣子何望獨有極言待死命在朝暮而已宜
謀於賢智克已復禮以求天意繼嗣可立災變尚可銷也

楊雄等以鼓妖爲聽失之象

建平二年丞相孔光自先帝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際又重忤
傳太后指由是傳氏在位者與朱博爲表裏共毀譖光策免
光爲庶人以朱博爲丞相趙玄爲御史大夫臨延登受策有
大聲如鍾鳴殿中郎吏陛者皆聞焉哀帝以問黃門侍郎揚
雄及李尋尋對曰此洪範所謂鼓妖者也師灋以爲人君不
聰爲衆所惑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其傳曰歲
月日之中則正卿受之今以四月日加辰巳有異是爲中焉
正卿謂執政大臣也宜退丞相御史以應天變然雖不退不
出期年其人自蒙其咎揚雄亦以爲鼓妖聽失之象也

王嘉乞勿動干戈以應天變

四年息夫躬因建言災異屢見恐必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
軍行邊兵敕武備斬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因以厭應變異
哀帝然之以問丞相王嘉對曰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
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況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
天之見異所以敕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
而天意得矣辯士見一端或妄以意傳著星歷虛造匈奴烏
孫西羌之難謀動干戈設爲權變非應天之道也昔秦繆公

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以敗其師其悔過自責疾註誤之臣
思黃髮之言名垂於後世唯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
先入之語為主哀帝不聽

鮑宣乞退董賢以應天心

元壽元年鮑宣上書曰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
已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恐小民正朔日尚恐毀敗
器物何況於日虧乎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
罷退外親及旁仄素餐之人徵拜孔光爲光祿大夫發覺孫
寵息夫躬過惡衆庶歎然莫不說喜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
意解矣乃二月丙戌白虹干日連陰不雨此天下憂結未解
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無葭莩之親但

以今色諛言自進賞賜無度竭盡府藏并合三第尚以爲小
復壞臯室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
意邪誠欲哀賢宜爲謝過天地解讎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
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仇未有
得父安者也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視天下復徵
何武師丹彭宣傳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建立大政興
太平之端哀帝感大異納宣言徵何武彭宣拜鮑宣爲司隸
公孫闕因言災異被誅

元始五年王惲等八人使行風俗還言天下風俗齊同詐爲
郡國造歌謠頌功德皆封爲列侯時廣平相班穉獨不上嘉
瑞及歌謠琅邪太守公孫闕言災害於公府甄豐遣屬馳至

兩郡諷吏民而劾閔空造不祥穉絕嘉應嫉害聖政皆不道穉班倖仔弟也太后曰不宣德美宜與言災者異罰且班穉後宮賢家我所哀也閔獨下獄誅

王莽以地動不為害

天鳳三年地震大雨雪關東尤甚深者一丈竹柏或枯文司空王邑上書以地震乞骸骨莽不許曰夫地有動有震震者有害動者不害春秋記地震易繫坤動動靜辟翕萬物生焉其好自誣飾皆此類也

鄭興因日食諫光武之急

建武七年三月晦日有食之詔百僚各上封事其上書者不得言聖太中大夫鄭興上疏曰夫國無善政則謫見日月要

四

通鑑總類卷十四

災異門五十三

東

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願陛下屈已從衆以濟羣臣讓善之功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元急則臣下促迫故月行疾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灋光武躬勤政事頗傷嚴急故與奏及之

鍾離意乞罷北宮役以應天心

永平三年明帝大起北宮時天旱尚書僕射鍾離意詣闕免冠上疏曰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民疾邪宮室榮邪女謁盛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竊見北宮大作民

失農時自古非苦官室小狹但患民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明帝策詔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謝又敕大匠止作諸宮減省不急詔因謝公卿百僚遂應時澍雨

明帝因日食之變敕有司

八月晦日有食之詔曰昔楚莊無災以致戒懼魯哀禍入天不降譴今之動變儻尚可救有司勉思厥職以匡無德

鮑昱乞除禁錮以消旱災

建初元年詔兗豫徐三州稟贍饑民章帝問司徒鮑昱何以消復旱災對曰陛下始踐天位雖有失得未能致異臣前爲汝南太守典治楚事繫者千餘人恐未能盡當其罪夫大獄一起免者過半又諸徙者骨肉離分孤魂不祀宜一切還諸徙家蠲除禁錮使死生獲所則和氣可致章帝納其言

通鑑總類卷十四

災異門五十四

順帝以大旱策問周舉

陽嘉三年詔以春夏連旱赦天下順帝親自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以尚書周舉才學優深特加策問舉對曰臣聞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陛下廢文帝光武之灋而循二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自枯旱以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効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益也陛下但務其華不尋其實猶緣木希魚却行求前誠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除太官重膳之費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惟陛下留神裁察順帝復召舉面問得失舉對以宜慎官人去貪汙遠佞邪順帝曰官貪汙佞邪者爲誰乎對曰臣從下州超

備機密不足以別羣臣然公卿大臣數有直言者忠貞也阿諛苟容者佞邪也

陳授陳日食之變咎在梁冀

延熹元年五月晦日有食之太史令陳授因小黃門徐璜陳日食之變咎在大將軍梁冀冀聞之諷雒陽收考授死於獄桓帝由是怒冀

襄楷言河清之異

九年平原襄楷詣闕上疏曰案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臣以為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為陽諸侯欲為帝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癘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

907

通鑑總類卷十四

災異門五十五

陳

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為異也願賜清問極盡所言書奏不省

楊賜封事言蛇變

建寧二年有青蛇見於御坐上靈帝以蛇妖問光祿勳楊賜賜上封事曰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為其變度夫皇極不建則有龍蛇之孽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外之宜抑皇甫之權割豔妻之愛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

楊賜蔡邕各言災異

光和元年有黑氣墮帝所御溫德殿東庭中長十餘丈似龍又青虹見玉堂後殿庭中詔召楊賜等詣金商門問以災異

及消復之術賜對曰春秋識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內亂今妾
媵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更相薦說旬月之間竝各
拔擢處常伯等各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令搢紳之徒委伏狀
晦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
倒易陵谷代處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
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
身唯陛下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斷絕尺一抑止繁
游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議郎蔡邕對曰臣伏思諸異皆亡
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祲變以當譴責欲令
人君感悟改危即安今蜺墮雞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
者乳母趙婕貴重天下讒諛驕溢續以永樂門史霍王依阻

のフセキ

通鑑總類卷十四

災異門五十六

城社又爲姦邪伏見廷尉郭禧純厚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
達方直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竝宜爲謀主數見訪問夫宰
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
大臣也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願寢臣
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姦仇章奏靈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
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事遂漏露其爲邕所裁黜者
側目思報

符秦主以太白入井自爲渴

東晉升平元年太白入東井秦有司奏太白罰星東井秦分
必有暴兵起京師秦主生曰太白入井自爲渴耳何所怪乎

張立乞剪慕容氏以消星變

寧康元年有彗星出于尾箕長十餘丈經太微掃東井自四月始見及秋冬不滅秦太史令張孟言於秦王堅曰尾箕燕分東井秦分也今彗起尾箕而掃東井十年之後燕當滅秦二十年之後代當滅燕慕容暉父子兄弟我之仇敵而布列朝廷貴盛莫二臣竊憂之宜剪其魁傑者以消天變堅不聽陽平公融亦以為狼虎之心終不可養星變如此願少留意堅報曰朕方混六合為一家視夷狄為赤子汝宜息慮勿懷耿介夫惟修德可以攘災苟能內求諸已何懼外患乎

符堅不肯以討蝗不滅罪劉蘭

太元七年秦劉蘭討蝗經秋冬不能滅有司奏請徵蘭下廷尉秦王堅曰災降自天非人所能除此由朕之失政蘭何罪乎是歲秦大熟

通鑑總類卷十四

災異門五十七

武帝舉酒祝長星

二十年有長星見自須女至于哭星武帝心惡之於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邪

南燕主因郊祀之變乃大赦

義熙四年南燕王超祀南郊有獸如鼠而赤大如馬來至壇側須臾大風晝晦羽儀帷幄皆毀裂超懼以問太史令成公綏對曰陛下信用姦佞誅戮賢良賦斂繁多事役殷重之所致也超乃大赦黜公孫五樓等俄而復用之

齊武帝不聽有司請禳災

永明元年有司以天文失度請禳之武帝曰應天以實不以

文我克已求治思隆惠政若災責在我讓之何益

北魏高祖以久旱輟膳三日

建武三年魏高祖以久旱自癸未不食至于乙酉羣臣皆詣中書省請見高祖在崇虛樓遣舍人辭焉且問來故豫州刺史王肅對曰今四郊雨已霑洽獨京城微少庶民未乏一餐而陛下輟膳三日臣下惶惶無復情地高祖使舍人應之曰朕不食數日猶無所感比來中外貴賤皆言四郊有雨朕疑其欲相寬勉未必有實方將遣使視之果如所言即當進膳如其不然朕何以生為當以身為萬民竅咎耳是夕大雨

崔光言雞雛之為異

梁天監三年魏典事史元顯獻雞雛四翼四足詔以問侍中

通鑑總類卷十四

災異門五十八

崔光光上表曰漢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為雄冠距鳴將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劉向以為雞者小畜主司時起居人小臣執事為政之象也後石顯伏辜此其効也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寺雌雞欲化為雄但頭冠未變詔問議郎蔡邕對曰頭為元首人君之象也今雞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是後黃巾破壞四方天下遂大亂今之雞狀雖與漢不同而其應頗相類誠可畏也臣以向邕言推之翼足眾多亦羣下相扇助之象雛而未大足羽差小亦其勢尚微易制御也臣聞災異之見皆所以示吉凶明君覩之而懼乃能致福闇主覩之而慢所以致禍或者今亦有自賤而貴關預政事如前世石顯之比

者邪願陛下進賢黜佞則妖弭慶集矣後數日皓等伏誅世宗愈重光

北齊崔叔瓚謂土功不時蝗蟲為災

陳永定元年河南北大蝗齊顯祖問於魏郡丞崔叔瓚曰何故致蝗對曰五行志土功不時蝗蟲為災今外築長城內興三臺殆以此乎顯祖大怒使左右毆之擢其髮以溷沃其頭曳足以出

唐趙郡王以血水為輔公柘授首之徵

武德六年詔襄州道行臺僕射趙郡王孝恭以舟師趣江州嶺南道大使李靖以交廣泉桂之衆趣宣州懷州摠管黃君漢出譙毫齊州摠管李世勣出淮泗以討輔公柘孝恭將發

通鑑總類卷十四

災異門五十九

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為血在坐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曰此乃公柘授首之徵也飲而盡之衆皆悅服

太宗吞蝗為民受災

貞觀二年畿內有蝗太宗入苑中見蝗掇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為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舉手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太宗曰朕為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為災

天后不輟朝停醮以答天譴

天冊萬歲元年初明堂既成天后命僧懷義作夾紵大像其小指中猶容數十人於明堂北構天堂以貯之堂始構為風所摧更構之日役萬人采木江嶺數年之間所費以萬億計

府藏爲之耗竭又作無遮會於朝堂鑿地爲阬深五丈結綵爲宮殿佛像皆於阬中引出之云自地涌出又殺牛取血畫大像首高二百尺云懷義刺膝血爲之張像於天津橋南設齋時御醫沈南璆亦得幸於天后懷義心愠是夕密燒天堂延及明堂火照城中如晝比明皆盡暴風裂血像爲數百段天后恥而諱之但云內作工徒誤燒麻主遂涉明堂時方醮宴左拾遺劉承慶請輟朝俸醮以荅天譴天后將從之姚璿曰昔成周宣榭卜代愈隆漢武建章盛德彌永今明堂布政之所非宗廟也不應自貶損天后乃御端門觀醮如平日命更造明堂天堂仍以懷義充使又鑄銅爲九州鼎及十二神皆高一丈各置其方

王求禮以瑞雪三足牛爲災妖

長安元年三月大雪蘇味道以爲瑞帥百官入賀殿中侍御史王求禮止之曰三月雪爲瑞雪臘月雷爲瑞雷乎味道不從既入求禮獨不賀進言曰今陽和布氣草木發榮而寒雪爲災豈得誣以爲瑞賀者皆諂諛之士也天后爲之罷朝時又有獻三足牛者宰相復賀求禮颺言曰凡物反常皆爲妖此鼎足非其人政教不行之象也天后爲之愀然

姚崇奏督州縣捕蝗

開元三年山東大蝗民或於田旁焚香膜拜設祭而不敢殺姚崇奏遣御史督州縣捕而瘞之議者以爲蝗衆多除不可盡明皇亦疑之崇曰今蝗滿山東河南北之人流亡殆盡豈

可坐視食苗而不救乎借使除之不盡猶勝養以成災明皇乃從之盧懷慎以爲殺蝗太多恐傷和氣崇曰昔楚莊吞蛭而愈疾孫叔殺蛇而致福柰何不忍於蝗而忍人之饑死乎若使殺蝗有禍崇請嘗之

倪若水不從捕蝗之命

四年山東蝗復大起姚崇又命捕之倪若水謂蝗乃天災非人力所及宜修德以攘之劉聰時常捕埋之爲害益甚拒御史不從其命崇熾若水曰劉聰僞主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之良守蝗不入境若其修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若水乃不敢違敕委使者詳祭州縣捕蝗勤惰者各以名聞由是連歲蝗災不至大饑

姚崇以太廟室壞不爲異

五年太廟四室壞明皇素服避正殿時明皇將幸東都以問宋璟蘇頲對曰陛下三年之制未終遽爾行幸恐未契天心災異爲戒願且停車駕又問姚崇對曰太廟室壞者皆符堅時物歲久朽腐而壞適與行期相會何足異乎崇曰臣以四海爲家陛下以關中不稔幸東都百司供擬已繁不可失信但應遷神主於太極殿更修太廟如期自行耳明皇大喜從之賜崇絹二百匹右散騎常侍褚无量上言隋文帝富有天下遷都之日豈取符氏舊材以立太廟乎此特諛臣之言耳願陛下克謹天戒納忠諫遠詭譎明皇弗聽

宋璟說明皇日食修德

七年五月日有食之明皇素服以俟變徵樂減膳命中外
下察繫囚賑饑乏勸農功宋璟等奏曰陛下勤恤人隱此誠
蒼生之福然臣聞日食修德月食修刑親君子遠小人絕女
謁除讒慝所謂修德也君子恥言浮於行苟推至誠以行之
不必數下制書也

楊國忠抑天下言災異

天寶十三載自去歲水旱相繼關中大饑楊國忠惡京兆尹
李峴不附己以災沴歸咎於峴貶長沙太守明皇憂雨傷稼
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明皇以為然扶
風太守房琯言所部水災國忠使御史推之是歲天下無敢
言災者高力士侍側明皇曰淫雨不已卿可盡言對曰自陛
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陰陽失度臣何敢言明皇默然

通鑑總類卷十四

災異門六十二

原

德宗時蝗不食稻

興元元年是歲蝗徧遠近草木無遺惟不食稻大饑道殣相
望

陸贄請遣使賑撫諸道水災

貞元八年河南北江淮荆襄陳許等四十餘州大水溺死者
二萬餘人陸贄請遣使賑撫德宗曰聞所損殊少即議優恤
恐生姦欺贄上奏其略曰流俗之弊多徇諂諛揣所悅意則
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制備失所恒病於斯又曰所費
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之用德宗許為遣使而
曰淮西貢賦既闕不必遣使贄復上奏以為陛下息師含垢

宥彼渠魁惟茲下人所宜矜恤昔秦晉饑敵穆公猶救其饑況帝王懷柔萬邦唯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德宗遣中書舍人京兆奚陟等宣撫諸道水災

憲宗從二臣之請天果雨

元和四年憲宗以久旱欲降德音翰林學士李絳白居易上言以爲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又言宮人驅使之餘其數猶廣事宜省費物貴徇情又請禁諸道橫斂以充進奉又言嶺南黔中福建風俗多掠良人賣爲奴婢乞嚴禁止閏月已酉制降天下繫囚蠲租稅出宮人絕進奉禁掠賣皆如二臣之請己未雨絳表賀曰乃知憂先於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憂無救於事

以淮浙水旱蠲租賦

七年憲宗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爲災事竟如何李絳對曰臣按淮南浙西浙東奏狀皆云水旱人多流亡求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而妄言有災邪此蓋御史欲爲姦諛以悅上意耳願得其主名按致其法憲宗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爲本聞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尚復疑之邪朕適者不思失言耳命速蠲其租賦

文宗以久旱求致雨之方

大和八年文宗以久旱詔求致雨之方司門真外郎李中敏上表以爲仍歲大旱非聖德不至直以宋申錫之冤濫鄭注

之姦邪今致雨之方莫若斬注而雪申錫表留中中敏謝病歸東都

司天監以彗星為瑞星

咸通五年彗星出於婁長三丈己亥司天監奏按星經是名含譽瑞星也懿宗大喜請宣示中外編諸史策從之

揚知至奏蝗不食稼

乾符二年蝗自東而西蔽日所過赤地京兆尹楊知至奏蝗入京畿不食稼皆抱荆棘而死宰相皆賀

蜀主閉門不救火

後梁貞明元年蜀宮火自得成都以來寶貨貯於百尺樓悉為煨燼都指揮使宗侃等帥衛兵欲入救火蜀主閉門不內

通鑑總類卷十四

災異門六十四

五

至旦火猶未熄蜀主出義興門見群臣命有司聚太廟神主分巡都城言畢復入宮閉門將相皆獻帷幕飲食

蜀張雲謂彗星乃亡國之徵

後唐同光元年彗星見輿鬼長丈餘蜀司天監言國有大災蜀主詔於玉局化設道場右補闕張雲上疏以為百姓怨氣上徹於天故彗星見此乃亡國之徵非祈禳可弭蜀主怒流雲黎州卒於道

康澄言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

長興三年大理少卿康澄上疏曰臣聞童謠非禍福之本祆祥豈隆替之源故雉升鼎而桑穀生朝不能止殷宗之盛神馬長嘶而玉龜告兆不能延晉祚之長是知國家有不足

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
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涸不足懼蟲賊傷稼不足懼賢人
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消
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蔑聞深可畏不足懼者願陛
下存而勿論深可畏者願陛下修而靡忒明宗優詔獎之

後晉齊王欲刻碑紀塞河之功

開運元年滑州河決浸汴曹單濮鄆五州之境環梁山合于
汶詔大發數道丁夫塞之既塞齊王欲刻碑紀其事中書舍
人楊昭儉諫曰陛下刻石紀功不若降哀痛之詔梁翰頌美
不若頌罪已之文齊王善其言而止

後漢隱帝時太白晝見

通鑑總類卷十四

災異門六十五

乾祐二年太白晝見民有仰視之者為邏卒所執史弘肇嘗
斬之

趙延乂謂弭災莫如修德

三年閏月宮中數有怪癸巳大風雨發屋拔木吹鄭門扉起
十餘步而落震死者六七人水深平地尺餘隱帝召司天監
趙延乂問以禳祈之術對曰臣之業在天文時日禳祈非所
習也然王者欲弭災異莫如修德延乂歸隱帝遣中使問如
何為修德延乂對請讀貞觀政要而法之

饑饉門

唐德宗時比歲饑饉

貞元二年關中倉廩竭禁軍或自脫巾呼於道曰拘吾於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德宗憂之甚會韓滉運米三萬斛至陝李泌即奏之德宗喜遽至東宮謂太子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時禁中不釀命於坊市取酒為樂又遣中使諭神策六軍軍士皆呼萬歲時比歲饑饉兵民率皆瘦黑至是麥始熟市有醉人當時以為嘉瑞人乍飽食死者復伍之一數月人膚色乃復故

後晉括民穀至餒死者甚衆

天福八年是歲春夏旱秋久水蝗大起東自海墻西距隴坻

通鑑總類卷十四

饑饉門六十六

南踰江湖北抵幽薊原野山谷城郭廬舍皆滿竹木葉俱盡重以官括民穀使者督責嚴急至封碓磳不留其食有坐匿穀抵死者縣令往往以督趣不辦納印自劾去民餓死者數十萬口流亡不可勝數於是留守節度使下至將軍各獻馬金帛芻粟以助國朝廷以恒定饑甚獨不括民穀順國節度使杜威奏稱軍食不足請如諸州例許之威用判官王緒謀檢索殆盡得百萬斛威止奏三十萬斛餘皆入其家又令判官李沼稱貸於民復滿百萬斛來春糶之得緡錢二百萬闔境苦之定州吏欲援例為奏義武節度使馬全節不許曰吾為觀察使職在養民豈忍効彼所為乎

南唐饑民渡淮糶米

後周廣順三年南唐大旱井泉涸淮水可涉饑民度淮而北者相繼濠壽發兵禦之民與兵鬪而北來太祖聞之曰彼我之民一也聽糴米過淮唐人遂築倉多糴以供軍詔唐民以人畜負米者聽之以舟車運載者勿予

流民門

北魏爾朱兆委衆于高歡

梁中大通二年初葛榮部衆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爲契胡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謀亂不止爾朱兆患之問計於高歡歡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王腹心使統之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寡矣兆遂以其衆委焉歡以北醉恐醒而悔之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號令乃建牙陽曲川陳部分軍士素惡兆而樂屬歡莫不皆至居無何又使劉資請兆以并肆頻歲霜旱降戶掘田鼠而食之面無穀色徒汗人境內請令就食山東待溫飽更受處分兆從其議

唐李渤乞革攤逃之弊

元和十四年陳許節度使郝士美薨以庫部員外郎李渤爲弔祭使渤上言臣過渭南聞長源鄉舊四百戶今纔百餘戶閭鄉縣舊三千戶今纔千戶其它州縣大率相似迹其所以然皆由以逃戶稅攤於比鄰致驅迫俱逃此皆聚斂之臣刻下媚上惟思竭澤不慮無魚乞降詔書絕攤逃之弊盡逃戶之產償稅不足者乞免之計不數年人皆復於農矣執政見而惡之渤遂謝病歸東都

通鑑總類卷第十四

